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隨筆 第十三卷（□八則）

諫說之難韓非作《說難》，而死於說難，蓋諫說之難，自古以然。至於知其所欲說，迎而拒之，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，又為難而可喜者也。秦穆公執晉侯，晉陰飴甥往會盟，其為晉游說無可疑者。秦伯曰：「晉國和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和。小人曰必報仇，君子曰必報德。」秦伯曰：「國謂君何？」曰：「小人謂之不免，君子以為必歸；以德為怨，秦不其然。」秦遂歸晉侯。秦伐趙，趙求救於齊，齊欲長安君為質。太后不肯，曰：「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。」左師觸鬻願見，後盛氣而揖之人，知其必用此事來也。左師徐坐，問後體所苦，繼乞以少子補黑衣之缺。後曰：「丈夫亦愛憐少子乎？」曰：「甚於婦人。」然後及其女燕後，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孫無功而為侯者，禍及其身。後既寤，則言：「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？」於是後曰：「恣君之所使。」長安遂出質。范雎見疏於秦，蔡澤入秦，使人宣言感怒雎，曰：「燕客蔡澤天下辯士也。彼一見秦王，必奪君位。」雎曰：「百家之說，吾既知之，眾口之辯，吾皆摧之，是惡能奪我位乎？」使人召澤，謂之曰：「子宣言欲代我相，有之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即引商君、吳起、大夫種之事。雎知澤欲困己以說，謬曰：「殺身成名，何為不可？」澤以身名俱全之說誘之，極之以閔天、周公之忠聖。今秦王不倍功臣，不若秦孝公、楚越王，雎之功不若三子，勸其歸相印以讓賢。雎竦然失其宿怒，忘其故辯，敬受命，延入為上客。卒之代為秦相者澤也。秦始皇遷其母，下令曰：「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。」死者二□七人矣，茅焦請諫，王召鑊將烹之。焦數以桀、紂狂悖之行，言未絕口，王母子如初。呂甥之言出於義，左師之計伸於愛，蔡澤之說激於理，若茅焦者真所謂鬪虎牙者矣。范雎親困穰侯而奪其位，何遽不如澤哉！彼此一時也。韓馥劉璋韓馥以冀州迎袁紹，其僚耿武、閔純、李歷、趙浮、程渙等諫止之，馥不聽。紹既至，數人皆見殺。劉璋迎劉備，主簿黃權王累、名將楊懷高沛止之，璋遂權，不納其言，二將後為備所殺。王濬受石勒之詐，督護孫綽及將佐皆欲拒勒，濬怒欲斬之，果為勒所殺。武、純、懷、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，若云擇君，則未也。嗚呼！生於亂世，至死不變，可不謂賢矣乎？蕭房知人漢祖至南鄭，韓信亡去，蕭何自追之。上罵曰：「諸將亡者以□數，公無所追；追信，詐也。」何曰：「諸將易得，至如信，國士亡雙，必欲爭天下，非信無可與計事者。」乃拜信大將，遂成漢業。唐太宗為秦王時，府屬多外遷，王患之。房喬曰：「去者雖多不足吝，杜如晦王佐才也，王必欲經營四方，舍如晦無共功者。」乃表留幕府，遂為名相。二人之去留，係興替治亂如此，蕭、房之知人，所以為莫及也。樊哈從高祖起豐、沛，勸霸上之還，解鴻門之厄，功亦不細矣，而韓信羞與為伍。唐儉贊太宗建大策，發蒲津之謀，定突厥之計，非庸臣也，而李靖以為不足惜。蓋以信、靖而視噲、儉，猶熊羆之與狸狌。帝王之功，非一士之略，必待將如韓信，相如杜公，而後用之，不亦難乎！惟能置蕭、房子帷幄中，拔茅匯進，則珠玉無涇而至矣。

俞似詩英州之北三□里有金山寺，予嘗至其處，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。僧云：「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。」詩句灑落不凡，而字畫徑四寸，遒健類薛稷，極可喜。數年後又過之，僧空無人，壁亦墜妃，猶能追憶其語，為紀於此，其一云：「莫遣嚶鷹飽一呼，將軍誰志滅匈奴？年來萬事灰人意，只有看山眼不枯。」其二云：「傳食膠膠擾擾間，林泉高步未容攀。興來尚有平生屐，管領東南到處山。」蓋似所作也。

吳激小詞先公在燕山，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。出侍兒佐酒，中有一人，意狀摧抑可憐，叩其故，乃宣和殿小宮姬也。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，聞者揮涕。其詞曰：「南朝千古傷心地，還唱《後庭花》。舊時王、謝，堂前燕子，飛向誰家？恍然相遇，仙姿勝雪，宮髻堆鴉。江州司馬，青衫淚濕，同是天涯。」激字彥高，米元章婿也。

君子為國《傳》曰：「不有君子，其能國乎？」古之為國，言辭抑揚，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。晉以詐取士會於秦，繞朝曰：「子無謂秦無人，吾謀適不用也。」楚子反曰：「以區區之宋，猶有不欺人之臣，可以楚而無乎？」宋受鄭賂，鄭師慧曰：「宋必無人。」魯盟滅絕之罪，紇曰：「國有人焉。」賈誼論匈奴之嫚侮，曰：「倒懸如此，莫之能解，猶謂國有人乎？」後之人不能及此，然知敵之不可犯，猶曰彼有人焉，未可圖也。一士重於九鼎，豈不信然？兌為羊《兌》為羊，《易》之稱羊者凡三卦。《夬》之九四曰「牽羊悔亡」，《歸妹》之上六曰「士刲羊，無血」，皆《兌》也。《大壯》內外卦為《震》與《乾》，而三爻皆稱羊者，自《復》之一陽推而上之，至二為《臨》，則《兌》體已見，故九三曰「羝羊觸藩，羸其角」，言三陽為《泰》而消《兌》也。自是而陽上進，至於《乾》而後已。六五「喪羊於易」，謂九三、九四、六五為《兌》也，上六復「觸藩不能退」，蓋陽方《夬》決，豈容上《兌》儼然乎？九四中爻亦本《兌》，而云「不羸」者，賴《震》陽之壯耳。

晏子揚雄齊莊公之難，晏子不死不亡，而曰：「君為社稷死則死之，為社稷亡則亡之；若為己死而為己亡，非其私昵，誰敢任之？」及崔杼、慶封盟國人曰：「所不與崔、慶者。」晏子歎曰：「嬰所不唯忠於君，利社稷者是與，有如上帝！」晏子此意正與豫子所言眾人遇我之義同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。至於毅然據正以社稷為辭，非豫子可比也。揚雄仕漢，親蹈王莽之變，退托其身於列大夫中，不與高位者同其死，抱道沒齒，與晏子同科。世儒或以《劇秦美新》貶之；是不然，此雄不得已而作也。夫誦述新莽之德，止能美於暴秦，其深意固可知矣。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，開闢以來未之聞，直以戲莽爾。使雄善為諛佞，撰符命，稱功德，以邀爵位，當與國師公同列，豈固窮如是哉？一以貫之「一以貫之」之語，聖賢心學也，夫子以告曾子、子貢，而學者猶以為不同。尹彥明曰：「子貢之於學，不及曾子也如此，孔子於曾子，不待其問而告之，曾子復深喻之曰『唯』。至於子貢，則不足以知之矣，故先發『多學而識之』之間，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，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，方告之曰『予一以貫之』。雖聞其言，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。」范淳父亦曰：「先攻子貢之失，而後語以至要。」予竊以為二子皆孔門高第也，其聞言而唯，與夫聞而不復問，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。世儒所以卑子貢者，為其先然「多學而識之」之旨也，是殆不然。方聞聖言如是，這應曰「否」，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，故對曰「然」，而即繼以「非與」之問，豈為不能知乎？或者至以為孔子擇而告參、賜，蓋非餘人所得聞，是又不然。顏氏之子，冉氏之孫，豈不足以語此乎？曾子於一「唯」之後，適門人有問，故發其「忠恕」之言。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，其必有以詔之矣。

裴潛陸倕曹操以裴潛為代郡太守，服烏丸三單于之亂。後潛召還，美其治代之功，潛曰：「潛於百姓雖寬，於諸胡為峻。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，而事加寬惠；彼素驕恣，過寬必弛，既弛又將攝之以法，此怨叛所由生也。以勢料之，代必復叛。」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。後數□日，單于反問果至。元魏以陸倕為懷荒鎮將，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，復請前鎮將郎孤。魏使孤代倕，倕既至，言曰：「不過期年，郎孤必敗，高車必叛。」世祖切責之。明年，諸莫弗果殺孤而叛。帝召倕問曰：「何以知其然？」倕曰：「高車不知上下之禮，故臣制之以法，使知分限，而諸莫弗訟臣無恩，稱孤之美。孤獲還鎮，悅其稱譽，專用寬恕待之，無禮之人，易生驕慢，孤必將復以法裁之，眾心怨對，必生禍亂矣！」帝然之。裴潛、陸倕，可謂知為治之道矣。鄭子產戒子大叔曰：「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，其次莫如猛。」大叔不忍猛而寬，是以致萑苻之盜，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。烏丸、高車，不知禮法，裴、陸先之以威，使其久而服化，必漸施之以寬政矣。後之人讀紙上語，專以鷹擊毛鷲為治，而不思救弊之術，無問華夷，吾見其敗也。

拔亡為存燕樂毅伐齊，下七□餘城，所存者唯莒、即墨兩城耳，賴田單之力，齊復為齊，尺寸之土無所失。曹操牧兗州，州叛迎呂布，郡縣八□城皆應之，唯鄆城、范、東阿不動，賴荀彧、程昱之力，卒全三城以待操，州境復安。古之人拔亡為存，轉禍為福，如此多矣。靖康、建炎間，國家不競，秦、魏、齊、韓之地，名都大邑數百，翦而為戎，越五□年矣，以今准古，豈曰無人乎哉？

孫吳四英將孫吳奄有江左，亢衡中州，固本於策、權之雄略，然一時英傑，如周瑜、魯肅、呂蒙、陸遜四人者，真所謂社稷心

齊，與國為存亡之臣也。自古將帥，未嘗不矜能自賢，疾勝己者，此諸賢則不然。孫權初掌事，肅欲北還，瑜止之，而薦之於權曰：「肅才宜佐時，當廣求其比，以成功業。」後瑜臨終與權箋曰：「魯肅忠烈，臨事不苟，若以代瑜，死不朽矣！」肅遂代瑜典兵。呂蒙為尋陽令，肅見之曰：「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。」遂拜蒙母，結友而別。蒙遂亦代肅。蒙在陸口，稱疾還，權問：「誰可代者？」蒙曰：「陸遜意思深長，才堪負重，觀其規慮，終可大任，無復是過也。」遜遂代蒙。四人相繼，居西邊三四□年，為威名將，曹操、劉備、關羽皆為所挫，雖更相汲引，而孫權委心聽之，吳之所以為吳，非偶然也。

東坡羅浮詩東坡游羅浮山，作詩示叔黨，其末云：「負書從我蓋歸去，群仙正草《新宮銘》。汝應奴隸蔡少霞，我亦季孟山玄卿。」坡自注曰：「唐有夢書《新宮銘》者，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。其略曰：『良常西麓，原澤東泄。新宮宏宏，崇軒。』又有蔡少霞者，夢人遺書碑銘曰：『公昔乘魚車，今履瑞雲，躡空仰涂，綺輅輪囷』其末題云，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。」予按唐小說薛用弱《集異記》，載蔡少霞夢人召去，令書碑，題云：《蒼龍溪新宮銘》，紫陽真人山玄卿撰。其詞三□八句，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。魚車瑞雲之語，乃《逸史》所載陳幼霞事，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。蓋權公誤以幼霞為少霞耳。玄卿之文，嚴整高妙；非神仙中人稽叔夜、李太白之流不能作，今紀於此，云：「良常西麓，源澤東泄。新宮宏宏，崇軒。雕珉盤礎，鏤檀棟椽。碧瓦鱗差，瑤階肪截。閣凝瑞霧，樓橫祥霓。騶虞巡徼，昌明捧闈。珠樹規連，玉泉矩泄。靈鷲遐集，聖日俯哲。太上游儲，無極便闕。百神守護，諸真班列。仙翁鶴立，道師冰潔。飲玉成漿，饌瓊為屑。桂旗不動，蘭幄互設。妙樂競奏，流鈴間發。天籟虛徐，風蕭冷澈。鳳歌諧律，鶴舞會節。三變《玄雲》，九成《絳雪》。易遷徒語，童初詎說。如毀乾坤，自有日月。清寧二百三□一年四月□二日建。」予頃作廣州《三清殿碑》，仿其體為銘詩曰：「天池北陟，越領東鹿。銀宮，瑤殿轟轟。陸納九齒，闔披四目。楯角儲清，簷牙表縟。雕牖■間，鏤楹熠煜。元尊端拱，泰上乘籙。繡黼周張，神光粹穆。寶帳流黃，溫幄結綠。翠風於旗，紫霓溜溥。星伯振鷺，仙翁立鶴。昌明侍幾，眉連捧燾。月節下墮，曦輪旁燭。凍雨清塵，喬雲散碑。鈞籟虛徐，流鈴祿續。童初淨勾漏蓄縮。岳君有衡，海帝維條。中邊何護，時節朝宿。颯母淪威，瘡妃謝毒。丹崖罷徼，赤子累福。億齡聖壽，萬世宋篆。」凡四□句，讀者或許之，然終不近也。

魏明帝客諫魏明帝時，少府楊阜上疏，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，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。吏守舊令，對曰：「禁密，不得宣露。」阜怒，杖吏一百，數之曰：「國家不與九卿為密，反與小吏為密乎？」帝愈嚴憚之。房玄齡、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，德素以聞。太宗大怒，謂玄齡等曰：「君但知南牙耳，北門小小營造，何預君事耶？」玄齡等拜謝。夫太宗之與明帝，不待比擬，觀所以責玄齡之語，與夫嚴憚楊阜之事，不迫遠矣；賢君一話一言，為後世法。惜哉！《魏史》以謂「群臣直諫之言，帝雖不能盡用，然皆優容之，雖非諂主，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。」

漢世謀於眾兩漢之世，事無小大，必謀之於眾人，予前論之矣，然亦有持以藉口掩眾議者。霍光薨後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，張敞言：「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頻制，請罷三侯就第。明詔以恩不聽，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。今明詔自親其文，非策之得者也。」哀帝欲封董賢等，王嘉言：「宜延問公卿、大夫、博士、議郎，明正其義，然後乃加爵土；不然，恐大失眾心。暴平其事，必有言當封者，在陛下所從；天下雖不說，咎有所分，不獨在陛下。前成帝初封淳於長，其事亦議。谷永以長當封，眾人歸咎於永，先帝不獨蒙其譏。」哀帝乃止。是知委曲遷就，使恩出君上，過歸於下，漢代多如此也。

國朝會要國朝會要，自元豐三百卷之後，至崇寧、政和間，復置局修纂。宣和初，王黼秉政，罷修書五□八所。時會要已進一百□卷，餘四百卷亦成，但局中欲節次覬賞，故未及上。既有是命，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，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。而黼務悉矯蔡京所為，故一切罷之，官吏既散，文書皆為棄物矣。建炎三年，外舅張淵道為太常博士，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，而京師未陷，公為宰相言：「宜遣官往訪故府，取見存圖籍，悉輦而來，以備掌故。」此若緩而甚急者也。宰相不能用，其後逆豫竊據，鞠為煨燼。吁，可惜哉！孫臏滅灶孫臏勝龐涓之事，兵家以為奇謀，予獨有疑焉，云：「齊軍入魏地為□萬灶，明日為五萬灶，又明日為二萬灶。」方師行逐利，每夕而興此役，不知以幾何人給之，又必人人各一灶乎？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：「齊士卒亡者過半。」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，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？又云：「度其暮當至馬陵，乃斫大樹，白而書之，曰：『龐涓死於此樹之下。』」遂伏萬弩，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。涓果夜至斫木下，見白書，鑽火燭之。讀未畢，萬弩俱發。」夫軍行遲速，既非他人所料，安能必其以暮至，不差晷刻乎？古人坐於車中，既云暮矣，安知樹間之有白書？且必舉火讀之乎？齊弩尚能俱發，而涓讀八字未畢。皆深不可信。殆好事者為之，而不精考耳。

蟲鳥之智竹雞之性，遇其儔必鬥。捕之者掃落葉為城，置媒其中，而隱身於後操罔焉。激媒使之鳴，聞者，隨聲必至，閉目飛入城，直前欲鬥，而罔已起，無得脫者，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。鶴鴿性好潔，獵人於茂林間淨掃地，稍散谷於上，禽往來行游，且步且啄，則以庾竿取之。麋行草莽中，畏人見其跡，但循一徑，無問遠近也。村民結繩為纆，置其所行處，鹿足一纆，則倒懸於枝上，乃生獲之。江南多土蜂，人不能識其穴，往往以長紙帶黏於肉，蜂見之必銜入穴，乃躡尋得之，熏取其子。蟲鳥之智，自謂周身矣，如人之不仁何？